“非消灭该敌不能前进”

■费家凯 黄体彪 本报记者 马嘉隆

档案启示

仲秋甘南，层林尽染，腊子河在峡谷间奔流。

西部战区陆军某旅“军政兼优模范连”官兵再次踏上这片先辈浴血奋战的土地。腊子口战役纪念馆内，两张泛黄的电文复制件在墙上依次排开——那是1935年9月攻打腊子口过程中，毛泽东等发给彭德怀的电报。

“顷据二师报告，腊子口之敌约一营踞守未退，该处是隘路，非消灭该敌不能前进……”该连赵指导员走上前，轻声念出第一封电报的内容。这封发于9月16日的电报，字数不多，却字字千钧。

1935年9月，中央红军翻过雪山、走出草地，早已人困马乏。北上的唯一通道腊子口，被国民党军新编第十四师鲁大昌部重兵把守。敌军沿腊子口布设数道封锁线，桥头碉堡林立、机枪密布，妄图凭借“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”的天险，将红军消灭于此。

9月16日下午，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率先发起攻击。然而，敌人火力凶猛，地形极度不利，几次冲锋都未见成效。傍晚，又一个警报传来——次日清晨，岷县敌军两个团主力，外加千余名骑兵将驰援腊子口。

天亮之前拿不下腊子口，红军将陷入四面合围的绝境。没有回旋余地，没有退路可言。胜与败，生与死，凝练为一道再清晰不过的“单选题”。

“非消灭该敌不能前进”——这9个字，不是“能不能打”的询问，而是“必须打赢”的命令。

战斗进入最艰难的时刻。正面强攻数次未果，时间一分一秒流逝。团长黄开湘和政委杨成武决定改变战术——正面强攻配合侧翼迂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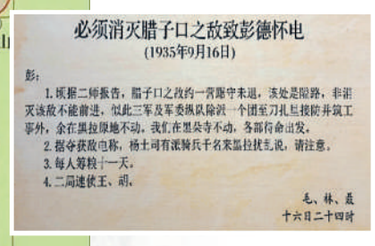
可侧翼是近乎垂直的绝壁，高达上百米，几乎无攀登的可能。

此时，一名小战士站了出来。他只有十六七岁，因为入伍时没有名字，战友们就给他起了个名字叫“云贵川”。他从小在贵州大山中长大，练就了一身攀岩的本事。

“云贵川”腰间缠上用战友们的绑腿布接成的长绳，再就地取用一根毛竹，在顶端绑上一个铁钩——简陋得近乎原始，却是他挑战天堑的全部倚仗。在漆黑一片的山崖背后，他独身一人，用那根带铁钩的长杆，钩住悬崖上的树根、石缝，身体紧贴岩面一寸寸挪移。他爬上山顶，把绳索系在大树上垂下来。战友们陆续攀上峭壁，迂回到敌人后方。

3枚信号弹划破夜空，总攻开始。手榴弹从山顶纷纷砸下，随着“轰隆”几声巨响，敌军碉堡被炸毁。红军官兵两面夹击，敌人看似坚不可摧的防线瞬间土崩瓦解。





上图：腊子口战役电报（其一）。

腊子口战役纪念馆供图

左图：红军北上甘南突破腊子口要图。

资料图片

腊子口

9月17日清晨，天险腊子口终于被打开。当日7时，毛泽东等联名发出第二封电报：“拉（腊）子口已得手……立即照原计划前进……”

久久凝视着这两封电报，赵指导员不禁想起去年那场连战术演习——上级命令连队限时开辟通路，以确保后续分队顺利通过。当时突降暴雨，部分爆破器材受潮失效，面对复杂“敌情”，连队的任务窗口期仅剩10分钟。

“那时的情形，也是‘非消灭该敌不能前进’。”赵指导员回忆，官兵发现障碍前一处土坡可利用，便迅速调整部署，正面佯攻吸引火力，步兵分组多点同时爆破。最终，连队按时开辟通路，一举扭转了演习战局，圆满完成战斗任务。

“当年先辈凭什么打赢这一仗？”上等兵朱伟宾望着电文，向身边战友发问。“因为大家都知道，‘非消灭该敌不能前进’。”班长邓金世说，退路已经没了，唯一的出路就是杀出一条路。

“放到今天的练兵场上，也是同一个道理。”赵指导员告诉大家，“上级交给的任务，不是‘能不能完成’的问句，而是咱们‘必须完成’的使命。敢当先锋、敢打硬仗，就是我们连队代代传承的血性。”

走出纪念馆，暮色四合。深山峡谷中，腊子河涛声依旧。当年的电报复制件早已泛黄，但“非消灭该敌不能前进”的决绝意志，仍在官兵血脉中奔涌激荡。

强军路上，依然横亘着一座座新的“腊子口”。任务面前，没有“绕道走”的选项，没有“等靠要”的余地。唯有把“不能前进”的焦虑转化为“有我无敌”的斗志，把“不可能”的畏难转化为“必须能”的担当，方能逢山开路、遇水架桥，交出属于我们这代人的攻坚答卷。

长征歌咏

突破腊子口

■萧 华

峭峰插云一线天，陇蜀千嶂狄道连。
秋风夜雨腊河吼，关险防固敌凶顽。
绝壁巉岩挡不住，神兵飞下万重山。
横扫白军葬深谷，征师高歌进甘陕。

绝壁巉岩挡不住

《突破腊子口》的豪迈诗篇激荡心头励斗志——

■刘芳芳

腊子口硝烟散尽，精神永存。山谷间，当年的河水依旧奔流不息。夜深人静，萧华将军《突破腊子口》的豪迈诗篇常在心头激荡。

“峭峰插云一线天，陇蜀千嶂狄道连。”开篇两句，寥寥数笔便勾勒出红军面临的严峻考验：头顶是直刺苍穹的绝壁，脚下是咆哮翻腾的激流，前方是敌人坚固的碉堡与密集的火力封锁，身后更有追兵紧逼。天险与强敌的双重夹击之下，红军别无选择，唯有突破腊子口！

“绝壁巉岩挡不住，神兵飞下万重山。”每每读到此句，胸中便涌起一股滚烫的热流，不禁联想到萧华在《长征组歌》中的另一句豪迈宣言：“腊子口上降神兵，百丈悬崖当云梯。”

将军的诗句从容豪迈，其背后却承载着千钧之重。诗中的“神兵”，实则是一群以血肉之躯创造奇迹的普通年轻战士。那“挡不住”的意志、“当云梯”的壮举，绝非来自神力，而是源于战士们心中坚如磐石的信仰和舍生忘死的冲锋精神。

敌人可以凭借高山险隘封锁道路，可以依靠炮楼工事构筑防线，却永远无法阻挡红军战士一往无前、视死如归的革命信念。当年那个惊心动魄的夜晚，没有精良装备，红军战士借着夜色掩护，用绑腿拧成的长索，一寸寸、一尺尺地向崖顶奋勇攀登。正是依靠这种压倒一切敌人、征服一切困难的冲锋精神，才最终赢得了“征师高歌进甘陕”的辉煌胜利。

斗转星移，时光弹指一挥间。如今，我们虽无需直接面对枪林弹雨、生死险关，但腊子口所昭示的“一往无前、敢于胜利”的冲锋精神，却穿越时空，融入新时代革命军人的血脉之中。

今年初，那场战场救护考核的场景，令我印象深刻：400米冲刺、穿越铁丝网……连续高强度作业几乎耗尽体力。当我从最后一道铁丝网下艰难爬出时，双臂颤抖，双腿发软，几乎难以站立。然而，不远处模拟火力封锁区内，“伤员”亟待救援。

刻不容缓！我咬紧牙关冲上前完成包扎，俯身扛起“伤员”，向着终点发起最后的冲锋。短短十余米，每一步都重若千钧。当体能逼近极限、退缩念头悄然滋生之际，腊子口的壮烈图景在脑海中闪现，那句“绝壁巉岩挡不住”如战鼓擂响。先辈们面对的是生与死的抉择，而我此刻承受的，不过是训练场上的磨砺与疲惫。两相对照，眼前的这点苦累又算得了什么！

精神的力量驱散了身体的疲惫，我最终冲过封锁区，圆满完成了任务。

重温这首诗，我深刻领悟到，很多时候，困住我们的并非眼前的艰难险阻，而是内心滋生的畏惧与迟疑。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，唯有永葆冲锋的姿态，传承先辈“为有牺牲多壮志”的豪情，才能跨越前进道路上的“娄山关”“腊子口”，在强军兴军的伟大征程中续写新的荣光。

胜利的回声，带头的力量

■本报特约记者 肖静玲



1935年9月20日，《战士》报刊登的红军夺取腊子口通讯。**资料图片**

我读长征

纸张简陋、油墨质朴，纸页斑驳却字迹遒劲。最近在寻找长征历史资料时，我意外发现一张复刻的《战士》报照片，上面刊登着舒同同志1935年9月发表的《向北进攻——胜利的开始》一文。这也是记录腊子口战役经过的极为珍贵的史料之一。

“腊子口的险要地形远胜于娄山关，悬崖绝壁，河流横阻，有一夫当关，万夫莫敌的形势”“等到十一时以后月色掩映，除枪声外一切都静谧”“直至拂晓，最后一次终于将敌人一线阵地打塌”……舒同通过寥寥数百字，再现了当年红军将士在险山急流间奋勇突击、在枪林弹雨下浴血奋战的场景。

阅读这些文字，战斗的枪声仿佛在耳边回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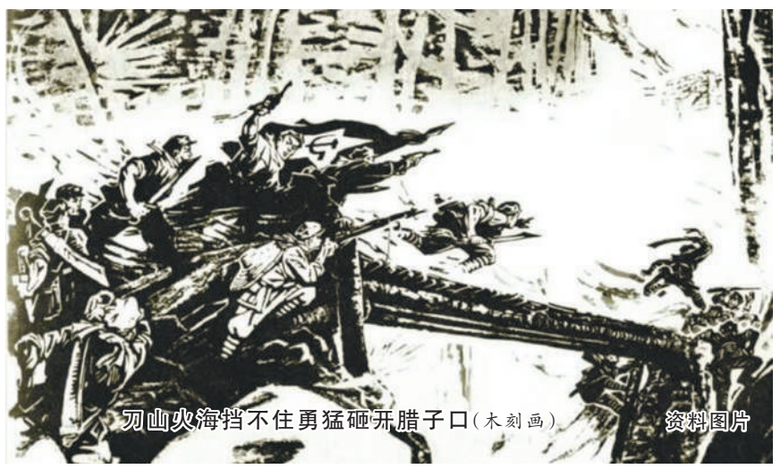
时任红二师政治部主任的舒同，既是亲历者，也是记录者。作为红军队伍中的“马背书法家”“党内一支笔”，舒同在腊子口战役硝烟未散、战事刚歇时立即写下这篇报道，极大地鼓舞了红军指战员的士气，点明了这场战役的意义——“胜利的开始”。

腊子口是红军北上的生死关口，腊子口战役是红军长征途中的关键一战。“六连连长、指导员、排长以及六个从全连挑选出来的英雄，在敌人攻势底下足足袭扰了两个钟头”“第一营的红色指挥员以同样的模范带头作用，涉河攀上了右边高山的悬崖绝壁”……文中这些生动场景，解开了红军将士面对腊子口险关为何能快速取胜的密码——各级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。

这也是红军在长征途中能够一次次绝境突围、逆风取胜的关键。

从腊子口的悬崖绝壁到新时代的演训场，变的是环境任务，不变的是干部骨干以身作则、以上率下的作风。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、陆军某合成旅某连指导员王晓明感慨，“行动比诺言更动人，身教比言教更有力”；空军航空兵某飞行大队大队长步佳文，第一个单飞、第一个担负战备值班、第一个驾驶单机辗转数千公里在高原机场降落……他们岗位不同，却都用“看我的”“跟我上”的实际行动，把忠诚信念写进战位，把带兵打仗的底气立在平时。

历史与现实遥相呼应，昨天腊子口的胜利是“胜利的开始”，今天新时代强军征程上，党员干部的每一次带头冲锋，也必将成为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新起点。


刀山火海挡不住勇猛砸开腊子口（木刻画） **资料图片**

他们无名，却从未被忘记

■第76集团军某旅下士 邓金世

长征路上，有太多像“云贵川”一样年轻的战士，他们有的没有大名，有的籍贯模糊，有的打完一仗便不幸牺牲，来不及留下生平故事。他们不为青史留名，只为信仰开路，将自己变成路，变成火种，变成后来者脚下的基石。

一支衣衫褴褛的军队，走过了10多个省，翻越了40多座大山，跨过近百条江河，经历了600余次战役战斗，突破了上百万敌军的围追堵截……创造了人类历史的一个奇迹。埃德加·斯诺在《西行漫记》中将奇迹的原因归于千千万万死了或活着，有名或无名的人。他写道：“他们不论在人力面前，或者在大自然面前、上帝面前、死亡面前，都绝不承认失败。”

我想，这里的“他们”，有“云贵川”，更有那些没有名字、没有下落、没有归途的战士。他们在青春的年华走上长征路，之后被刻进民族的记忆——无名，却从未被忘记。

这让我想起不久前又一批新兵下连时的场景。作为讲解员，我向大家讲述腊子口战役和“云贵川”的故事。

“班长！”走出荣誉室，列兵小刘认真坚定地对我说，“英雄‘云贵川’的事迹，以后由我们续写！”

（王天宇整理）

红印为证 一诺千秋

■朱 君

文物背后

在甘肃省迭部县博物馆，一枚银质圆形红印章静卧展柜。印章外圈清晰镌刻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机构全称，内圈是麦穗、地球与镰刀锤头图案。

岁月流逝，纹路清晰如昨，见证和诉说着长征路上一个关于纪律与承诺的生动故事。

1935年9月，历经雪山草地考验的中央红军来到甘肃迭部藏族地区。北上征途，天险腊子口横亘眼前——两侧悬崖壁立，隘口难行，敌军凭险据守，易守难攻。

连日行军，红军战士饥疲交迫，体力严重透支。受敌军反动宣传蒙蔽，当地群众纷纷躲进深山，村寨空无一人。绝境之中最考验军纪，战士们即便饿着肚子，也绝不擅动群众一粟一黍。借用粮食，必留足额银元置于粮罐；若一时无法筹足，则留下借据，承诺日后偿还。

迭部的卓尼土司杨积庆，目睹红军秋毫无犯的严明纪律，深受感动，认清了这是救国救民的队伍。心怀家国大义的他，不惧被国民党追责杀头的风险，毅然密令打开官仓——崔古仓，为饥困的红军将士提供了宝贵的粮草接济。

尽管军情十万火急，但红军取粮后没有迅速开拔，而是认真登记数目，写下借据。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部部长的林伯渠，带领工作人员细致核对粮草数目，在借据上郑重盖上这枚象征苏维埃政权信用的财政大印。

红印落下，印在借据之上，更印下红军对迭部群众的庄严承诺。

留下借据后，部队火速奔赴腊子口战场。后来，因行军匆忙，印章不慎遗落，有群众找到后精心保存，代代守护，直至今日。

红军信守承诺，人民倾力相助。在决定性的腊子口战役中，迭部各族群众成为红军最坚强的后盾。藏族青年洛桑扎西主动担任向导，帮助部队熟悉崎岖山路；尼傲村乡亲连夜抢修损毁栈道，打通关键行军通道；各族群众不畏风险，传递情报、筹措粮草，以赤诚之心和实际行动，鼎力支援红军一举攻克天险。



红军印（甘肃省迭部县博物馆馆藏）。 本报记者 宋 雯摄

一枚小小的红印，镌刻的是人民军队不可逾越的规矩，承载的是人民群众沉甸甸的信任。硝烟虽已散尽，但这抹永不褪色的鲜红，昭示着颠扑不破的真理：一支军队真正的伟力，不在于武器装备的精良，而在于始终恪守对人民的赤诚诺言。

民心所向，众志成城，这是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力量之源。

青春致敬青春

“刘腊梨脑”“吴细豆子”“刘早狗子”……最近，一段关于红军烈士纪念碑上“不一样”名字的视频在互联网上刷屏。那个年代，按照不少地方的旧俗，未成年的孩子只有乳名，不起大名。这些乳名，成了一些红军小战士永恒的印记。

心生敬意之时，我不禁想起连队先辈参加的腊子口战役以及英雄“云贵川”。

1935年9月那个深夜，在红四团指挥下，连队先辈向腊子口发起猛攻，但守敌凭借险峻地势负隅顽抗，数次进攻接连受挫。危急关头，一个苗族小战士站了出来，仅凭一根绑着铁钩的竹竿，攀上悬崖绝壁，用血肉和意志，打开了通向胜利的通道。

“那个小战士只有十六七岁，中等身材，眉棱、颧骨很高，脸上稍带褐黑色，眼大而有神……因为他入伍时没有名字，战友们就给他起了个名字叫‘云贵川’。”时任红四团政委的杨成武，在一次访谈中这样说道。

可战斗胜利之后，再也没有可靠史料记载“云贵川”的下落。他的身世、去向，都成了谜。